



鲁迅艰苦奋斗生活片断

石 一 歌



陈逸飞、魏景山插图

学习鲁迅小丛书
鲁迅艰苦奋斗生活片断
石 一 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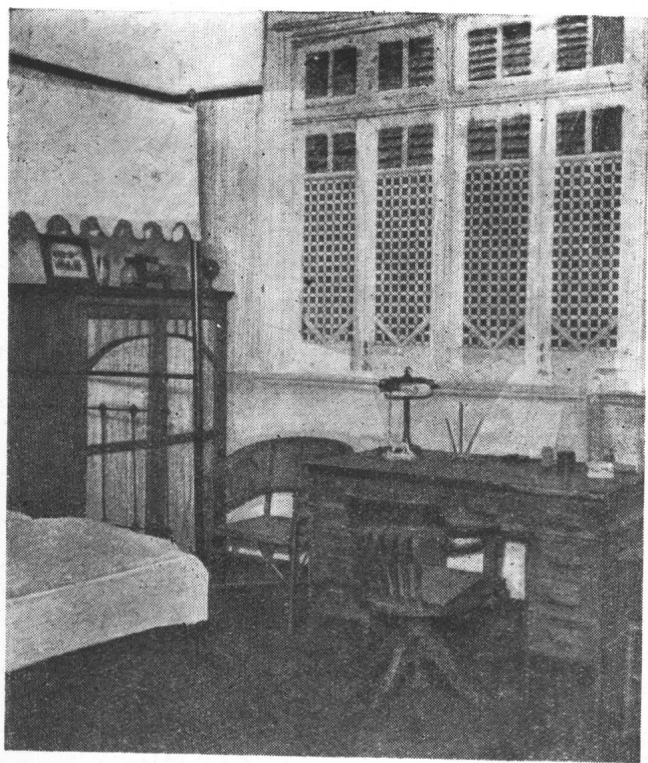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插页1 字数36,000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0171·507 定价: 0.19元



鲁迅 1936 年 10 月 8 日(逝世前十一日)参观
木刻展览会时所摄



上海大陆新村9号二楼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

写在前面的话

凡是到过上海的虹口公园，瞻仰过鲁迅墓的人，都一定会记得：

在那青松挺立，翠柏掩映之间，在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大理石墓碑前不远，矗立着一座鲁迅的青铜雕像。鲁迅一如生前，严峻而慈祥，坚定而从容，目光永远凝视着前方。他身上仍然是那件半旧的布长衫，脚下还是那双胶底帆布鞋，坐的照旧是那把普通的藤椅……

前来瞻仰的人们，有谁不为鲁迅这个朴素的形象所感动？

是的，鲁迅的一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他常说这样一句话：“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不能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鲁迅用他战斗的笔与国内外敌人进

行坚韧不拔的战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数十年如一日，不贪安逸，不图享受；刻苦学习，辛勤工作；一次次击退反动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一直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

毛主席多次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继承鲁迅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是我们学习鲁迅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习这种革命精神，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抵御资产阶级的腐蚀侵袭，把老一代革命家所舍身奋斗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本小书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写的。它都是取材于鲁迅的文章、书信，或是人们回忆鲁迅的文章。当然，这里所记述的，只是鲁迅生活的若干片断，很不全面。但是，就从这不多然而完全真实的生活片断里，不正也映现着鲁迅艰苦奋斗的革命风貌么？

编写得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次

写在前面的话 1

在“老虎尾巴”里 1

有趣的误会 3

走路和乘车 6

衣食和买书 8

特别的书架 11

自制信封 13

战士的休息 15

两个“赶快” 18

在“避难”中 22

印花包袱 25

五千张纸条 28

“傻子” 30

一切为了“新芽”	33
自费印行《毁灭》	37
过年	40
夜课	43
“封官”和“免职”	47
在金钱世界“捣乱”一下	50
“捧”和“拉”的惨败	52
“我不愿意如此”	54
手稿的用处	58
这把钥匙不能要	60
不为“优待条件”所动	63
“头像”的故事	66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69
“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	71
“金不换”	74

在“老虎尾巴”里

鲁迅一九一二年到了北京，此后的十四年，他是在北京度过的。

在北京的最后几年，鲁迅住在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这是一座四合院，四面都有房屋，中间一个院子。鲁迅在正房的后面搭出一间平顶的灰棚，称之为“老虎尾巴”。

“老虎尾巴”修筑得简陋而狭小。朝北开着一排玻璃窗，窗下一张用几块木板拼成的单人床，占去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东墙下是一张书桌，一把陈旧的藤椅，西墙下是一张茶几，两把椅子。除此而外，房间内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陈设了。这就是鲁迅当年的卧室兼工作室。多么简单朴素呵！

鲁迅平常的生活起居，也和他房内的陈设一样简单朴素。衣食住几乎和过去学生时代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鲁迅平时只穿旧布衣，裤子总是单的或

夹的，而且还是二十年前在日本留学时做的，有的膝盖地方已经打上了补丁。有一次，鲁迅的母亲替他做了一条棉裤，悄悄地放在他床上，结果他还是不穿。鲁迅不仅衣着朴素，而且连床上的棉被也是多年的老棉胎，只有薄薄的两条；睡的铺板也从不愿意换藤棚或棕棚。

鲁迅为什么要过这样简单朴素的生活？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吧。他常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鲁迅不愿过安逸的生活，处处刻苦自励，正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白天，鲁迅工作很忙。晚上，就在这间小小的“老虎尾巴”里接待来访的青年人，对他们进行热情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夜深了，客人们走了，鲁迅这才铺开稿纸，拿起笔，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开始写作。著名的小说集《彷徨》中的大部分，散文集《野草》，以及许多猛烈抨击孔孟之道、抨击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战斗杂文，都是在“老虎尾巴”里写成的。他还为青年仔细地看稿、校稿、改稿，编辑刊物……

鲁迅就是在这样艰苦朴素的生活环境下，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工作着、战斗着。

有趣的误会

旧上海是个有名的“花花世界”。到处是西装革履的洋奴买办，到处是油头粉面的公子哥儿，到处是打扮得妖形怪状的太太、小姐。那时候，人们惯于以“衣帽取人”，即从衣帽来判断人们的身份，从而采取相应的态度。

鲁迅对这种社会风气非常厌恶。他吃的、住的、用的都很随便，衣着那就更不用说了。刚到上海时，夫人许广平看到他的夹袄破了，给他做了一件毛葛的，他怎么也不肯穿，说是滑溜溜的，穿起来怪不舒服，后来还是送人了事。因为他的衣着朴素，作风平易近人，还发生过好几次误会哩。

有一次，鲁迅到沙逊大厦（即现在和平饭店的北楼）去看望一位外国友人。沙逊大厦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公寓之一，住在里面的全是外国人，进进出出的也都是一些所谓“有身份的人”，衣服毕挺毕挺

的，皮鞋铮亮铮亮的。可是鲁迅却穿着一件旧蓝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橡胶底帆布鞋。守门的一看，就爱理不理地说：

“从边门进去！”

在外国公寓里，“边门”通常是运送货物的通道，平时只有“下等人”才从那里进出，“上等人”是不从那里经过的。鲁迅一句话不说，拐了一个弯，从边门进去，走到电梯间。开电梯的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让他上电梯，朝一边呶了呶嘴：

“走楼梯上去！”

鲁迅听了后不在意地笑了笑，一步步地走到七层楼，找到要访问的那位外国友人，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告辞。

这位外国朋友对鲁迅十分尊敬。平时，她送客只送到自己房间外面，从不多走一步。这一次不仅陪鲁迅乘电梯下楼，而且送到大厦门口，一直目送着鲁迅背影消失了才回寓。看到这一切，守门的和开电梯的都十分诧异。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好几次。有一次，朋友的孩子生病了，鲁迅陪他们一起到外国人开的医院看病，朋友的衣服比较考究，相形之下，鲁迅的衣着

更显得差了，人家就以为他是一个随从的翻译。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印刷所里。鲁迅同青年一起编辑刊物，送稿子、取校样这些琐事他从不拒绝，常常亲自到印刷所接洽。他从来不摆作家的架子，更不把鲁迅的名字挂在嘴上，人家看他衣服那么朴素，没有想到这是世界上有名的作家，就把他当做了“跑腿的”……

但鲁迅对这一次又一次的“误会”，却始终漠然置之。实际上，这就是他对资产阶级“花花世界”的极端轻蔑和有力挑战。

走路和乘车

鲁迅平素外出时喜欢走路，不随便乘车。

一年四季，鲁迅脚上穿的总是一双橡胶底的帆布鞋。穿这种鞋子到冬天很冷，鲁迅的身体又不好，不少友人劝他把这双鞋子换掉。鲁迅一直不肯换，他说穿着这种鞋子走路方便。

冬天，街上风很大。鲁迅住在上海虹口一带，有事到市中心区去，一般是从北往南走，这样，回家时就不免要顶着西北风走路了。碰到这种情况，亲友劝他戴上手套、围巾，乘车去。鲁迅笑着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不习惯。”说完，毫不犹豫地走去了。

有一次，一群爱好美术的青年请鲁迅演讲，他们派了一个青年到鲁迅家里去请鲁迅。会议的地点离鲁迅的家很远，又偏僻，没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可乘，那个青年向鲁迅建议说：

“乘人力车去吧？”

鲁迅不大高兴地问道：

“你走不动吗？”

那个青年赶紧解释，说是怕鲁迅太疲劳了。

鲁迅不以为然，接连说道：

“那不要紧的，我常常走路，不要紧的。”

鲁迅向美术青年讲了一个多小时，结束之后仍然步行回家。

鲁迅有时也乘车。当时有轨电车是上海主要的交通工具，这种车子前后两节，后边一节是拖车，称作三等车厢，坐在里面颠簸得厉害，车票比前一节便宜，乘客多半是劳动人民，所以时常显得很拥挤。但鲁迅就喜欢乘这种三等车厢，和那些出卖劳动力的贫苦人们挤在一起。

鲁迅自己不常坐车，但对别人却考虑得很周到，不一定都这样要求。那时候有个青年女作家，经常来看望鲁迅和许广平，并且谈到很晚才走。有几次快到晚上十二点，已经没有电车了。而她的家却在上海西南角，路很远。鲁迅就要许广平雇一辆出租汽车送她，并一再嘱咐要许广平付好车钱以后再回来。

衣 食 和 买 书

鲁迅个人生活非常刻苦，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十分注意节约，但有一件事却是“例外”，这就是买书。

早在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代，鲁迅生活就比较困苦。冬天，身上衣服单薄，有时不得不靠吃辣椒来御寒。即使这样，他还是千方百计地省下些钱来购买鼓吹民主革命的进步书刊。鲁迅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得了好几个银质和金质的奖章；为了买书，他毫不可惜地把这些被同学们视为珍宝的奖章卖掉了。

工作以后，鲁迅买书所花的钱就更多了，几乎占他每月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有时还大大超过这个数目。因为购买书籍的关系，他结识了不少人，同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友谊就是从买书开始的。每月内山完造都要替他买很多很多的书。有时实在

买不到所需要的书，鲁迅就千方百计托人到外地乃至国外购买，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

对于买来的书籍，鲁迅是十分爱护的。他每次接到书籍，如果手上脏了，就一定要把手揩干净才拿书。书有什么地方损坏了，他就自己动手把它修好。经常翻阅的书，他一定要用油光纸或其他较好的纸张包一个封皮，以免损坏。线装的古书，如果买来时散落了，他就动手重新装订好；脏了，要用浮水石轻轻地擦净，让书口经常保持清洁。

鲁迅节衣缩食买书，绝不是象有些藏书家那样为了收藏垄断，更不是象某些资产阶级文人那样为了装璜门面，摆“学者”架子。当时鲁迅就曾辛辣地讽刺过那些藏书家和“学者”，说他们根本不读书，却故意把书摆在沙发上、放在枕头边，以显示其“博学”，“用功”。

那末，鲁迅为什么要那样勤俭节约来买书呢？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可见书籍对于鲁迅既不是商品，也不是“摆设”，而是弹药、武器，是为了横戈跃马，向